

黄昱宁:打捞日常生活的瞬间

想起曾读过的那么多小说,什么留给你最深刻的印象?是包法利夫人奔跑的马车,欧·亨利永不掉落的树叶还是普鲁斯特的玛德琳小蛋糕?

在今年出版的文学评论集《小说的细节:从简·奥斯丁到石黑一雄》中,黄昱宁以译者的天然优势、写作者的亲身体悟和评论家的敏锐透彻,从文学作品中那些无法磨灭的细节谈起,引领读者重新领略经典作品的魅力所在。

她从《傲慢与偏见》中的马车走下,带领我们了解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、土地继承制的变革、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,并通过阐释一段第三人称的叙述,展现小说叙述技巧的演变,让读者对简·奥斯丁在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有更直观的了解。她剖析《包法利夫人》中徘徊不定、没有出路的爱情观,由此看到在写作中苦苦挣扎的作者福楼拜:“正如他一生对写作的态度,多练字,常苦吟,简直是怀着一种仇恨的态度惨淡经营他的千古文章。写的人用力,读的人心疼。”她从欧·亨利为爱私奔、做过多种工作,甚至进过监狱的经历谈起,让我们理解了为何“那些鲜活的人物和故事后来成为作家非常重要的写作素材”以及“作家本人的冒险家气质、善良本性和艺术天分也成为日后构筑其作品的世界观的基石。”

众多小说写作者中,黄昱宁的经历颇有些特殊。正如作家小白所形容的,“她先做了外国文学编辑,以编辑身份精读了很多好小说。然后她当翻译,以翻译为名把那些好小说用汉语重新写一遍。她又写了很多小说评论,从书评家的角度来分析提炼一部作品的结构和意义。就好像,面对一部武林秘籍,她不会忍不住,直接练最后一节,她一定要从头练起。又好像她把写小说看作当CEO,在正式担任之前,先要到各部门挂职实习。”

也许正因为这份十余年的潜心修炼,2019年,黄昱宁甫一出手,就凭借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八部半》摘得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首奖。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,黄昱宁观察当代都市基于互联网发展的新型人际关系和欲望结构,关注欺骗和自我欺骗、角色与角色错位,潜入城市中产者脆弱且内外交困的梦境,追问小说在未来的命运。压抑多年的虚构冲动一发而不可收,接下来,新的短篇小说集《体面人生》即将付梓,中篇和长篇小说也在酝酿中。

“文学永恒不变的魅力是让人突破肉身,经历比个体人生多几十倍的体验。”以多重身份在文学这片广阔的天地徜徉,从不同的视角看到不同的景色,黄昱宁越往前越觉得兴味盎然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张垚任 姜斯佳



黄昱宁 受访者供图

黄昱宁

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,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,《外国文艺》主编。本职工作之外,也从事文学翻译和写作。译著近三百万字,包括《甜牙》《追日》《在切瑟尔海滩上》等,2016年获得春风悦读盛典金翻译家奖。著有随笔评论集《一个人的城堡》《假作真时》和《小说的细节》等。2015年开始虚构写作,2018年8月出版个人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《八部半》获得《晶报深港书评》年度虚构类十大好书荣誉,2019年获得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。



《小说的细节:从简·奥斯丁到石黑一雄》

黄昱宁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23年1月

“再不碰虚构,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写小说了”

读品:《小说的细节》对普通读者而言是一本非常好的小说导读。文本细读外,对作家生平与文本历史创作背景进行还原,同时追溯了小说文本、技巧的发展史。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?在追求趣味性和“快餐式”阅读的今天,为什么格外强调文本细读?

黄昱宁:这本书的缘起是“得到”App的一个栏目请我解读名著,于是我开始重读这些书。一开始,我认为这件事不难做,但后来发现与想象中不同。很多名著是小时候读的,隔了很久,工作中也只是照搬解释,没有读出真正的新东西。当我积累了一定阅历,结合既有的读者立场和作者立场,带着混合的视角重读这些文本,能在很多被忽略的细节中找到不同的阅读角度和共鸣,这带给我很大惊喜。

读过某部小说的人知道其中的情节和人物,但文学真正长久的生命力存在于小说的细节中,所以我故意选择了一些看上去比较平常,但在小说中有起承转合作用的句子,再加上我的解释和体会,形成一种对照。小说是一个整体,不可能是割裂的,细节之间是有机联系的。阅读这本书不能只看我的感受,也不能只看原文细节,整体连贯地读完后,读者可能会得到某些启发。

读品:您说自己从小就有讲故事的冲动,但为何在做了很多年译者和编辑之后,年过不惑才正式开始写小说?

黄昱宁:有很多原因。我的性格比较顺势而为,不会给周围的人带来特别大的惊喜或惊讶。所以直到大四毕业,我都认为自己会和周围同学一样成为一个白领,当时外语专业还比较好找工作。但真正面临工作选择时,我不甘心成为那样一个角色,而是选择了当时所有选项中收入最少的职业,成为一名编辑。

上海译文出版社给了我很好的环境,接触到的都是与文学有

关的人和事。成为编辑之后,顺理成章开始翻译。翻译有了一定成就后,我觉得自己再不去碰虚构,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写小说了,因为虚构需要体力来感知世界、需要深度地参与世界,年纪大了,对世界的参与度就会下降。追溯文学道路,我基本上都是在特别关键的时间点——如果你再不去做这件事情,那这件事永远跟你无关的时候,选择了与文学有关的道路。2016年左右,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年过四十,再不动笔,很可能就永远不会动笔了,于是有了第一篇小说。我能留给小说创作的时间太少了,但欣慰的是自己没有停止过,能继续走下去,留下一些作品,我就很满意了。

打捞离奇背后的细节和脉络

读品:2019年,您凭借《八部半》获得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。您曾说过“《八部半》处理的共同主体是媒介,这八个故事反映出来的都是人和人之间交流上的问题。”是什么启发了您的思考,让您发现了这样一个看待生活的切口?交流本是日常的经验,在您笔下却呈现为摇摇欲坠、状况频发的探险,为什么会这样?

黄昱宁:每个作者生活状态不一样,假如我生活在辽阔空旷的地方,可能作品中就没有这种压迫感。我从小生活在上海,上海是一个空间相对比较狭窄的地方,住房条件和面积也不容人去更多思考,每天日常生活中充斥着人与人迅速的碰撞和交流,我对城市生活的理解差不多就是这样。

日常生活本身也是一种传奇,很多情感上的交换和失落都发生在快节奏中,我想打捞这些瞬间,不让它们淹没在琐事里。比如现在抑郁症多发,我们以前察觉不到,但这些情绪如同蝴蝶效应,在各种细节的堆积之后,便会发作出来,造成令人震惊的后果。我们常听到一句话“生活比小说更精彩”,我并不觉得。人们不能理解一些社会新闻,那是因为只看到了离奇的结果,只看到了生活的表象和碎片。为什么人会突然发疯?为什么事情会突然失控?人们没有看到失控前有某个人的一生、有几个人错综复杂的关系。只有通过小说、通过叙事,才能触及本质的东西,我想要把这些细节和线索重新打捞出来,加以虚构的重组。

读品:您的科幻小说《文学病人》具象化和预言式地展现了文学写作者被人工智能和算法影响、支配乃至威胁的担忧,在您看来,这样一个《黑镜》式的故事在未来成真的可能性有多少?人之为人的不可取代之处在哪里,如何守护人类写作者的尊严与创造力?

黄昱宁:chatGPT出现之后,这已经很接近现实了。前两个月不管是写作者还是翻译者都处在恐慌中。当你面对人工智能几乎可以乱真地与你谈话,当你面对人工智能调用海量资料的能力、永不衰退的记忆力、惊人的学习能力,当然会对自己的写作产生极大的怀疑甚至幻灭。我也试用了chatGPT,理解了它的工作原理,目前还是没有完全对人类失去信心。因为人类的生理与精神之间是相互转化、相互促进的关系,能把生活中的具象感受提炼为抽象思考,再化为具象的文字输出。目前看来,人工智能没有与人一样复杂的感受系统,还存在具身上的局限和瓶颈。

但有一点,我在《文学病人》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担忧,真正需要害怕的不是机器人写得比人好,而是

现在的读者已经习惯被机器喂养,不知不觉被算法控制,满足于算法提供的高度雷同的内容。我们不断调整自己的需求,以适应高度机械化的时代——机器越来越完善,越来越像人,而人却越来越像机器。二者总有会合之时,真的很难设想那个节点会发生什么。

翻译本身就是最好的小说课

读品:身兼编辑、译者、批评家及作家的多重身份,这些工作相互交织,如何影响了您的文学版图?对您而言,最重要或者说最看重的身份是哪一个?

黄昱宁:这很难说清楚。我对出版工作的归属感是很强的,如果我没有成为一名编辑,就不会与文学发生联系,也不会成为译者或作家。编辑是一种居中的角色,与各个方面都有联系,但又不属于任何一方,这个职业某种程度上给人一种束缚感,同时也带来通往其他方向的可能性。

但我的工作有时也会抑制我的写作,让我处于一种“眼高手低”的状况。“眼高”是因为我看过足够多的小说,写下一个开头,我就会想到某位作家曾经写过类似的题材,而自己却达不到那样的高度;“手低”则是因为我虽然可以通过想象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、通过搜集素材完成某些虚构,但我的生活毕竟是平稳和固定的,缺少一手的经历和素材。“眼高”和“手低”结合起来,很多时候在消耗我对写作的渴望,我常常写到一半,就感到气馁。这可能是我的劣势,在写作时,我要克服很多对写作意义和价值的怀疑。

读品:身为译者,您曾翻译F.S.菲茨杰拉德、亨利·詹姆斯、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、伊恩·麦克尤恩等多位外国作家的作品。在作家和作品的选择上,有着怎样的标准或偏好?

黄昱宁:这要分不同的阶段。刚入行时,选择权不在译者手中,接到什么样的翻译任务,我都会兴致勃勃地开始。后来有选择权了,我特别喜欢伊恩·麦克尤恩,翻译他的小说对我而言是最好的小说课,翻译本身就是精读和细读的过程。在翻译麦克尤恩的过程中,我能够体认到他作为作者如何谋篇布局、如何组织结构,小说的难度、光彩、局限在哪里。后来我自己开始写小说,会选择满足我的写作需求、对我的写作有触动的作品。比如当时我可以翻译麦克尤恩的《儿童法案》,但我选择了希拉里·曼特尔的短篇小说《暗杀》,因为她的写法非常凶狠,我想要感受这篇小说的肌理。包括这两年我翻译了库切的《迈克尔·K的人生与时代》,是因为库切的写作很冷静,有一种抽离感,他知道如何把握作者的位置,这也是我想要学习的。

读品:其实您的多重身份归根结底都指向了“文学”。文学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?文学带给您最大的乐趣是什么?

黄昱宁:当下,人们能认识到世界的丰富性,知道生活的可能性越来越多,同时也发现人生的局限性越来越多。个人的一生是短暂的,不可能去那么多地方,不可能经历所有的人生。文学能够延展我们的感官,将我们无法体会的感情、探险的地方、度过的人生,尽可能逼真地展现给作者与读者,这是文学对我最大的吸引力。当我觉得自己必须局限在某个角色或某种人生时,写作让我更自由,尽管这种自由是相对的。文学永恒不变的魅力是让人突破肉身,经历比个体人生多几十倍的体验。